金文最

金文最卷二十九目錄

議

金文最卷二十九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議

上宗翰建立劉豫議 天會八年　高慶裔

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邦昌廢逐再有河南之役自下河南官制不易風俗亦無所更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 中興小紀

增上太祖謚號議 皇統五年　宗弼

伏覩詔書云臣等聞帝王之興法天興道惟天廣大孰可測度取其色則謂之蒼天取其氣則謂之昊天惟道元妙孰可擬議以其陰陽不測名之曰神以其生生不窮則名之曰易帝德王功巍巍蕩蕩其於難名亦猶是也然國家典禮有不可已古之人曰君子論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故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惟聖

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是以繼緒之君夙宵惕厲念詒燕之聖謀揚丕天之大律必有典冊以表謚號稱情爲禮以時增加其來尚矣然歷代之論互爲異同或以從簡爲師古或以增多爲盡美惟禮經所載聖人格言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況前代謚號既例有增多矯而從簡是爲廢禮又自漢唐以來宮室車服之制朝會燕饗之度好賜賞賚之數禮儀文物之飾有增於古者多矣何獨於宗廟謚號而必欲從簡哉尊號皇帝陛下紹隆祖服不忘聿修遵崇孝之至論采前王之令典乃詔百寮俾之詳議蓋欲推尊應天廣運之丕圖揚厲闢國開基之大業臣等奉詔踧踖懼無以仰稱聖孝敢以所聞稱述萬一恭惟太祖武元皇帝聖德格天神功蓋古遵晦待時弔民伐罪定萬全之策慷慨以誓師乘百勝之威談笑而定亂所攻則下所取則獲激揚義烈撫懷降附運天下於掌上攬英雄於彀中考圖書立制度慎刑罰明爵賞知人善任使而賢能爲之用是以化敵境爲樂土回亂國爲平世其施設大略規模宏

遠與湯武比隆過高光遠甚臣等謹集官共議稽考經史參以謚法竊以道合於天靈承眷命謂之應乾肇啟皇圖傳序正統謂之興運剛健文明光被四表謂之昭德拯世利民底甯區夏謂之定功深思遠慮貫通周達謂之睿精義妙物應變無方謂之神恭敬端肅威而不猛謂之莊踐修世德丕承先志謂之孝貴賢親親慈民愛物謂之仁照臨四方獨見先識謂之明充實光輝廣被宏覆謂之大行道化民博施濟眾謂之聖肅將天威克定禍亂謂之武體仁長善尊無二上謂之元舉此大綱庶幾髣髴摹寫敘述皆出強名將以對越在天之神贊成崇孝之美稽合廷議舉無異辭請增上尊謚曰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大金集禮

增上祖宗謚號議 皇統五年 宗弼

伏惟御札云臣等承命忻懌敢不奉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聖孝因心夙夜惟念既已躬上慶元宮冊寶又推原太祖皇帝聖意增

祟列聖尊謚以發明重光之緒合於孔子所稱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爲孝之達敬具前代故事有宋之制備經諸儒講議最爲詳悉其於廟謚未有天下者追謚至四字有天下者增至十四字載在史冊足爲明據恭以列聖創業垂統以艱難勤儉保國子民積累百年迄成大業蓋與殷周之興無異其惇朴純質崇尚易簡則與羲軒同風戡定禍亂伐罪弔民無敵於天下則與湯武比德至於聖聖傳授誠實相付不以尊位爲已私雖唐虞不能過既而天命不貳神人與能大寶終歸於正統此又比之唐虞尤爲盡善是宜對揚王休勒之琬琰以垂鴻猷於億世臣等謹案謚法參以經典格言於已定謚號之上增加字數恐如故事始祖景元皇帝避地他邦肆來上國始以聖意斷訟邦人尊服至今爲法宜增上謚曰懿憲景元皇帝取淺以光大曰懿創制垂法曰憲之意德皇帝生而神異隱德不曜宜增上謚曰淵穆元德皇帝取沈潛用晦曰淵布德執義曰穆應真生神曰元之意安皇帝龍潛修德

恭默無爲以厚子孫之福宜增上謚曰和靖慶安皇帝取不剛不柔曰和寬樂恭仁曰靖積善有餘曰慶之意獻祖定昭皇帝始立室家漸成都邑鳩民化俗恐本純儉宜增上謚曰純烈定昭皇帝取見素抱朴曰純安民有功曰烈之意昭祖成襄皇帝率義爲勇耀武拓境好施不吝宜增上謚曰武惠成襄皇帝取闢土拓境曰武愛民好與曰惠之意景祖惠桓皇帝聖智英特肇基帝業士宇日廣宜增上謚曰英烈惠桓皇帝取出類拔萃曰英聖功光大曰烈之意世祖聖肅皇帝獨運神策盡平畔亂威無不加德無不懷實始翦遼以興寶祚宜增上謚曰神武聖肅皇帝取聖而不可知曰神克定禍亂曰武之意肅宗穆憲皇帝思慮通達好謀能斷宜增上謚曰明睿穆憲皇帝取獨見先識曰明思能作聖曰睿之意穆宗孝平皇帝法令取一恢大洪業盡服四十七部之眾宜增上謚曰章順孝平皇帝取法度大明曰章慈和徧服曰順之意康宗恭儉皇帝聿修至德克勝鄰敵宜增上謚曰獻敏恭儉皇帝取聰

明睿知曰獻應事有功曰敏之意太宗文烈皇帝持志淵沖恭承太祖付託之命乃位宸極內治外攘一遵先志功隆德普濟民仁壽翼善傳聖歸於大公宜增上謚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法天行道曰體元歷數在躬曰應運同文王之聿修曰世德同武王之繼文曰昭功知人曰哲安民曰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博施濟衆謂之聖徽宗景宣皇帝在太祖光有天下之時位居元嫡推遜大寶黃屋非心誕育聖明儲祐無極宜增上謚曰允恭克讓孝德元功祐聖景宣皇帝誠敬不懈曰允恭推位不居曰克讓奉事太祖先意承志曰孝德密贊謀謨道濟天下而人無能名曰元功誕生聖嗣傳序正統曰祐聖已上廟號如故如當聖意乞降旨有司備禮差官奏告應合行事件候奏告禮畢檢舉施行大金集禮

增上睿宗謚號議 大定三年

完顏元宜

伏奉敕旨睿宗皇帝尚多遺美令尚書省集百官五品以上與禮

官共議增上謚號者臣等聞道者以開通濟物爲用而本於無爲然道曰希夷以表域中之大天者以徧覆包容爲功而歸於不宰然天名蒼昊以彰羣物之祖且帝王之興也體道之開通不露其所以開通之妙法天之徧覆不顯其所以徧覆之神巍巍浩浩固難於擬議推崇矣然自古伏羲神農舜禹湯武皆當世尊其功德而稱之載在典籍固不誣矣由是後代繼體之君能以孝治天下者爰念祖考規摹宏遠則必有謚冊以光耀萬世其來尚矣若增而廣之亦非溢美誠孝心欲報之罔極也可不務乎聖明仁孝皇帝陛下永言來孝祗紹遺謀思所以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者雖上尊謚未爲光大乃詔百僚使之詳議臣等奉旨踧踖懼無以仰副聖意敢以所聞稱頌萬一恭惟睿宗皇帝聰明仁信恭肅端莊有聖德以昭先功有孫謀而燕翼子神威不測廟略無方而自恭行天罰於鑠王師則能討叛柔服答四方徯蘇之望投戈講義息馬論道則能興學校而重賢才修禮樂而定制度爲

萬世太平之基其王功帝德設施大略如此臣等謹集百官其議稽諸典禮參以諡法竊以濬哲欽明光宅天下謂之立德溫慈和惠茂育羣生謂之顯仁長發其祥作邦作對謂之啟聖燕及皇天歷數有歸謂之廣運修治班制經緯天地謂之文安民和衆克定禍亂謂之武一德不懈謂之簡執心決斷謂之肅舉此大綱之髣髴擬諸至德之形容雖皆出於强名庶永光於具美伏請增上尊諡曰睿宗立德顯仁啟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 大金集禮

增上孝成皇帝諡號議 大定十八年

伏以唐虞而下方策所書其善政流風茂德大業靡不揄揚於可久豈或湮墜而失傳庶幾見萬世無疆之休固亦取百代常行之法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立愛自親所以風四海揚功遵制所以定羣心因正名順事之宜協大公至正之誼臣等竊以武靈皇帝作其即位幾十五年時和歲豐遠安邇肅先時以河南之地畀諸齊人使之牧養而不能仰體朝廷分命之意乃煩政重賦民不克堪

肆命黜廢市不易廛兵不血刃而又餘宋假息江淮王師薄伐無閱歲以其羈哀請命乃加封冊歲時朝貢懋明臣禮以致獻歌儛館偃伯靈臺至於軍國大政親賢並用垂拱仰成威儀可仰尊嚴若神淑立七廟尊事祖宗應侯順德致治之隆班班可紀臣等集百官共議稽諸典禮參以謚法夫受祖宗付託之重伊濯厥公如日之升如月之恆不曰宏基乎紺齊臣宋兵不復用四海混同不曰纘武乎臨民端恪莊也恭而鮮言靖也協時肇禋孝也政立民安成也茲因節惠用極推尊伏請增上尊諡曰宏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 大金集禮

改謚閔宗議大定二十六年

三代制禮祖宗不遷之廟蓋爲有功有德者東漢稍變古禮至後魏及唐以來並以此爲廟號未有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近代循用此禮其意本以推美爲先故並用諡法中美字如後魏太祖世祖顯祖肅宗敬宗唐中宗憲宗敬宗昭宗梁太祖後唐莊宗皆不

善終其廟號亦用美字別無用哀閔等字者謹案謚法在國遭難曰閔使民悲傷曰閔雖非所指所行過惡然終非謚號之美者伏以閔宗皇帝在位十五年任賢仰成法度修舉黜齊服宋民物安和晚年雖稍有過差害不及民近已斷自宸衷遷祔太廟仍加以美謚而廟號仍舊未改今既恭奉敕旨商量議竊以宗者尊也謂有德可尊既稱爲宗而閔字似未相應擬別定廟號以仰副聖明之善意兼自古無加謚改題之禮至唐高宗以後屢追加祖宗之謚然亦不設冊文但有改題神主之例近世改謚加謚並改造冊寶俟奏告畢納於廟或因改葬則置於陵亦有不改題神主但告廟者參詳謚冊謚寶古禮當奉置於陵唐之加謚祖宗以山陵既固所以不改冊文止告廟改題神主近世改謚加謚皆改造冊寶亦以不可啟陵遂置冊寶殿今來擬改廟號若依唐典故止告廟改題不行改造冊寶緣更改廟號與唐之加謚不同兼即今閔宗冊寶現在冊寶殿若更改別無窒礙兼以閔字未宜別行改定亦

難卻不改神主將來如蒙奏定合行更改即當別刻玉寶更換冊內閔字及就舊改題差官奏告太廟併告閔宗本室遷奉神主入幄次改題訖奉安於室禮畢以改造冊寶奉置冊寶殿今擬到下項字

襄　闢土有德曰襄執心克剛曰襄

威　蠻夷率服曰威猛以强果曰威

敬　齋莊中正曰敬衆方克就曰敬

定　安民法古曰定

桓　闢土服遠曰桓

烈　安民有功曰烈

熙　允釐庶績曰熙　大金集禮

宣宗謚議　趙秉文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斷鼇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弛而復

振函夏危而復安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羣下之所測知雖然亭毒之功藏於密而其功見於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㸌濩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掩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爲揚宏休揭偉績以摛耀於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是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款南郊請之於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皇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沈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厲道陵彌留之際奸臣干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天不畀矜圖厥政不綱烝自啟兵端職爲亂階外阻內訌我中土弗用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皇帝奮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於是定和親之約曰余甯忍恥不忍人戰死由是講時邁之儀移蹕於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錄死事之孤表死節之

塞拔將帥於亡命擢豪傑於行陳至於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
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藩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鳳翔之歸寇則
志在懷遠方矣赦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所爲懷擾之道
甚備躬親政事總攬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
賢採公望聘名士虛已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
變修羣祀以示民福慮四徒省冤獄恤孤獨振貧窮宮室苑囿無
所增益豫遊燕賞一切停罷所爲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
社稷必爲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嚮應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方
將動大輅還舊都復園陵獻祼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
降割於我家氛祲紫微禍纏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
此四海臣民所爲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游之不返攀龍髯而莫
及於是稽合禮經參定謚議究其所以易名之意僉謂功贊化育
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非繼天乎運鍾六百紹開中興
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

先功紹庭上下重光冀麗不曰述道乎躬理萬機日慎一日博施濟衆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備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備物孝之全也謹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謚顯匪謚匪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謚宜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滏水集

明惠皇后謚議　趙秉文

臣聞乾父坤母其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有體承天之順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宏光大齊聖廣遠若娥皇嬪虞塗山啟夏命降簡狄兆殷商之發其祥思齊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皜皜乎不可尚已蕩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於書詠於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烈此母后之聖傳之無窮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麓興祥玉梳韡夢金芝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配配我烈考懿範

彌彰齊蹤唐母媲德周姜輔佐先皇勤勞夙夜自家型國叶成風化服縉示儉戚藩作程脫簪申戒實賛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靡尊元光末命脫屣萬方祗奉陵寢祭祀齋莊左右聖皇益茂徽音憂國在顔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積憂勤而不豫感哀覺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惜費毋厚葬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於金鳧銀海器無珍異之藏玉匣珠襦襚戒紛華之飾葢自我以作古示儀型於萬國化流四海恩結生民歷千古而興較實曠代而無鄰臣等以謂考謚尊德國家之典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於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於是詢禮官暨羣匹稽節惠之文定易名之制僉謂獨見於幾微之會默禍含生游神於長樂之宮先識長利茲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如春並施利物不於其身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謚曰明惠皇后著之玉冊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以上滏水集原列卷

五十七

德運議　趙秉文

右秉文議除與編修王仲元相同外竊詳聖朝之興併滅遼宋俘宋二主遷其寶器宋爲已滅章宗皇帝宸斷以土繼火已得中當宜不可越宋而遠繼唐以此看詳止爲土德是爲相應須至申者

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直學士中大夫趙秉文狀　大金德運圖說

德運議　黃裳

右裳伏承省劄仲講議本朝德運者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統者所以統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正統之論興然後德運之議定自近代言之則唐以土德王傳祀三百土生金繼唐而王者德當在金朱溫唐之羿浞固無足道朱邪存勖以賜姓號唐滅梁之後僅得四年復爲異姓嗣源所篡是可以當德運耶廢後石晉興亡實係契丹劉漢父子通爰四載郭威以逆而得柴榮自外而繼是皆

不足以當德運明矣惟汴梁趙宋傳祚數君差優於五季然考其實則趙宋以柴氏之臣欺孤兒寡婦以取其國初不能併契丹復唐故地而其後嗣君與契丹通好其實事之夫欺奪柴氏是不能正天下之不正也實事契丹是不能統天下之不一也其臣如趙垂慶張君房董衍輩諛悅其君欲使承唐爲金德者非一使當時率合而從之猶不足以塞後世之公議況妄爲火德之說我尙可以繼之也哉我太祖之興也當收國改元之初謂凡物之不變無如金者且完顏部色尙白則金之正色自今本國可號大金神哉斯言殆天啟之也繼以太宗遂平遼宋夫遼宋不能相正而我正之不能相一而我統之正統固在我矣光承唐運非我而誰事固有不求合而自合者設無太祖聖訓本朝德運固應金行況乎言與天合而復有純白鳥獸自然之瑞哉故自丑日爲臘以來時和歲豐中外禔福干戈偃息者八十餘年嗚呼休哉金德其正也泰和之初議者以汴宋嘗帝中原爲可繼於是改金爲土曾不知遼

亦嘗滅晉而得中原矣本朝實先取遼何獨不可繼哉既聞遼矣而宋獨不可聞乎哉改之誠是矣其天時人事之應果愈於前日耶抑不及耶夫秦能併六國一四海作法立制後世有不可改者直以不道漢尚越之而繼周以區區僞齊之宋且嘗事遼我獨不能越之而承唐乎誠能復金德之舊則上以副祖宗之意下以慰遺老之思祛降不祥感召善氣在此舉矣臆見如此伏俟裁擇謹議貞祐二年二月日應奉翰林文字黄裳狀

德運議　　完顏烏楚

右烏楚欽依見奉聖旨商議本朝德運事烏楚先於章宗朝已與完顏薩喇溫特赫大興縣孫人傑郭仲容孫人鑑等以爲本朝繼宋宋爲火德火德已絕火生土我爲土德是爲相應奉敕旨準奏行今據烏楚所見本朝德運止合依先朝奉行爲土德似爲長便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待制兼侍御史完顏烏楚狀

德運議

王仲元

右仲元承尚書禮部符承省劄備該今來見奉聖旨本朝德運公事教商量仲元品職雖卑亦令預商量之數謹按歐陽修正統論有曰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至德以受天命豈偏名於一德哉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不知出於何人伏覩本朝之興混一區宇正歐陽修所謂大居正大一統者也開國之初太祖皇帝以金為國號取其不變之義非取五行之敘也必欲順五行相生之德則前此章宗皇帝宸斷繼亡宋火行之絕而為土德雖當日改辰為臘然大金之號亦自仍舊以冠歷日而不相妨也以此看詳止為土德是為相應須至申者貞祐二年二月日承直郎國史院編修官王仲元狀

十六日應奉崔伯祥連署訖 大金德運圖說 舒穆嚕世勣 呂子羽

德運議

右世勣等伏承禮部符文令議德運事竊見前來朝廷論議固已詳備但各執所見或以爲金或以爲木或以爲土彼此不同世勣等愚見既太祖聖訓謂完顏部色尚白則是太祖宸斷已有所定也當時瑞應復有純白鳥獸之異則是天意固有所命也章宗欽旨謂只從李愈所論以爲金德復如何則是章宗聖意初亦有所疑也據此合無止爲金德仍舊以丑爲臘謹議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修撰舒穆嚕世勣刑部員外郎呂子羽狀十六日大理卿李和甫連署訖十八日戶部郎中赫舍哩烏嚕連署訖　大金德運圖說

德運議

張行信

右行信準禮部告示集議國家德運事竊以德運之說其來久矣自伏羲以木德王炎帝爲火軒皇爲土五帝三王相承以敘皆取五行生旺之氣也蒼周訖錄木宜生火秦雖強大傳五世併六國自爲水行逆統失次及漢祖開創斷蛇著符旗幟尚赤此自然之

應協於火德故漢初惑臣誼興說雖暫爲土其後終爲火德承周之統魏晉以降劉石燕秦迭據中國以世業促褊不獲推敘元魏興自元朔物色尚黑此亦自然之應協於水德故魏初雖繼秦爲土理有未愜及孝文纘業覽朝臣之議卒定爲水德遠承晉運周隋繼唐更無異論以其序順而理得也降及五代篡亂相循地褊世促更甚於苻秦燕趙其不足推敘亦明矣且梁與晉周皆以篡取豈獨梁爲閏位後唐三姓俱非李氏子孫豈得仍爲土運石晉一紀劉漢四年本史各不載其所王之德謂之金與水者無所考據蓋趙氏纂周不能越近承遠既繼周木猥稱火德必欲上接唐運以自誇大故逆推而強配之以漢爲水以晉爲金而續後唐之土是皆妄說附會不可信也然則唐土之後當啟金運朱梁以下無可言者宋昧於所承自稱火德逆統失次亦與秦水無異此國朝所以繼宋爲土有可疑者也五行之運豈有斷絕考次推時天意可見自唐之僭昭墜緒於西本朝始祖已肇迹於東氣王於長

白祚衍於金源奕世載德遂集大統太祖開國之始謂部色尚白白者金之正色乃以大金爲號天輔年閒又多有純白之瑞凡此數者皆暗相符應運之爲金亦昭昭矣或謂部色尚白國號爲金太祖本不言及五行之敘難便據之爲運是不知漢獲赤帝符尚赤元魏居元朔尚黑當初亦非論德運也何妨漢之爲火魏之爲土晉之爲水哉蓋帝王乘五德之運王有天下於開創之初必有自然符應協於五德不得不據而言之也今蒙集議德運所宜行信愚見若考國初自然之符應依漢承周魏承晉之故事定爲金德上承唐運則得天統合祖意古典不違人心亦順矣若夫汴宋之火前無所承失其行次自爲五行之閏位不足繼也謹議貞祐二年二月日右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張行信狀二十日左司諫呂祥卿連署訖　大金德運圖說

德運議　穆顏烏登

右烏登等竊見自古推定德運者多矣有承其序而稱之者有協

其符而取之者故二帝三王以五行相因備載於漢史此承其德運之敘而稱之者也迄於漢世不取賈誼公孫臣之說卒以旗幟尙赤此協其斷蛇之符而取之者也由是觀之承德運之序協天之符瑞乃明哲所行之令典也欽惟太祖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遂乃國號大金以丑爲臘是時雖未嘗究其德運而聖謀自得其正其與天之符瑞粲然相合矣何以言之蓋自李唐王以土德其後朱梁不能混一天下不得附於正統誠爲然矣而後唐本姓朱邪非李唐之苗裔而强附於土德究其失則後唐當爲金石晉爲水劉漢爲木後周爲火亡宋爲土旣土生金而聖朝以丑爲臘者誠可謂默獲德運之正矣況自國初嘗獲純白鳥獸之瑞兼長白山素係國家福幸之地且白者旣爲金色而太祖國號爲金其與天之符瑞灼然協矣美哉得德運之正而協天之符瑞以致四夷咸懷六合同風干戈永息禮樂興隆八十餘年寂然無事逮乎章宗之朝議定德運而孫人傑等備言當繼於宋可謂得其事之實者

也然而不究亡宋失序爲火德之由乃謂之土生於火以辰爲臘今若正其宋失更火爲土則本朝取宋自爲金德若是則得其德運之正而協於天之符瑞矣貞祐二年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應奉兼編修穆顏烏登少中大夫吏部員外郎納塔謀嘉中大夫濮王府尉阿里哈希卜蘇中議大夫刑部郎中富察伊爾必斯通奉大夫越王傅完顏伊爾必斯中奉大夫吏部尚書完顏伯特同議

德運議

田庭芳

右庭芳伏爲承本部告示集議德運事者竊惟從來德運之稱不一大率有三或以本土物色之奇爲之應或以當時符瑞之殊爲之合或以釁朝王跡之始爲之繼其閒有一於此即可爲其運號不必以五行相生爲序論夫本朝於是有所得之者多何以知之蓋聞本朝肇迹之方多出金寶且金之正色也尙白本地又有長白山其中是物自生而白此爲金德是其物色之奇應之者一也

兼天輔之初有純白烏獸屢嘗來見此爲金德是其符瑞之殊合之者二也又聞曾論本朝合繼唐之土德謂唐爲有道之統自梁以下皆起於亂無可接之於是者至於宋也雖如鐵中之錚祖知可取及見趙垂慶等言猶不從之反繼柴周以爲火德是其自失唐之正統之序意者以謂當其元運有以待其來兆金之應也茲者若繼於唐亦猶漢之越秦繼周之例此爲金德是其與王跡之始繼之者三也又聞故老相傳國初將舉義師也曾遣人詣宋相約伐遼仍請參定其國之本號時則宋人自以其爲火德意謂火當克金遂因循推其國號爲金自想爲得不知伊統本非爲火果是因其自背還自速其俘降識者又謂金得火克乃能成器由宋假於其火轉成金國之大也宜然是故向來以丑爲臘者八十餘年應是當時已有定論後疑失其文本不得其詳爾今來議者本欲復其金之號徒自膠其反本之說其閒有所疑議者二請試釋之一則强爲遷就謂劉齊繼宋宋火也火當生土本朝廢齊齊土

也土當生金是不知宋已失序固非爲火之正齊又出於臣使之封亦非爲土之正如此序本朝爲金德之運似非折中一則議者復謂宋或爲火以金忌於火爲避不知宋非爲火已如上說設如宋本爲火曾不知五行造化衰火不能尅於旺金且如昔之秦爲水運水當克火漢爲火運火德忌水然則秦終爲漢滅之者得非以秦德衰而漢德旺之故耶以此參詳如以本朝爲金德之運委是相應至如以五行上推移之則亦是以德之衰旺見其運之隆替可使慎終如始爲其戒爾且以金之爲言名則取其堅固不變爲體本以貴其剛明有斷爲德則知金王於義義以合宜者行一切與奪開決然無疑者是追覩太祖已行之迹固有其義若然是謂開其金運之先貽則於後使燕翼者也今則如能必復金德之運必依祖義則事自然無所不斷位自然無所不固如不依祖義徒憑運號則亦猶宋人向曾以河清爲天水郡之瑞應以萬歲山眞武廟爲鎮北方之術殊不稽於人事畢竟何如右謹議伏承尙

書禮部詳酌是望大金德運圖說

南征議

傚齊　羅　誘

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膺時撥亂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策臣猶爲陛下不取也比復覽聖詔旁求草澤求所以南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詞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臣今爲陛下妄言之臣嘗觀高祖起於匹夫劒斷白蛇旗標赤幟獵販繒屠狗之輩卒創痍亡命之夫兵不踰數萬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中暨徙封南鄭銳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使籍馬不停足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臣觀其所以興者不過於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向使高祖隱忍遲發將且爲敗虜矣尚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全齊之地挾猛鷙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劉季君臣相去萬萬而

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躋則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若不因機而取是乃養虎遺患將使復殖矣今陛下特隱忍不發者無乃惑於四議乎臣願爲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逼不得已之意隱結勇猛速求翦伐成則爲君敗則不失爲忠臣觀其猛弱坐而獲福眞三王之舉也臣竊薄之此雖三尺童子猶不可欺況彼爲人主者哉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此以北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爲虀粉況又有甚焉者哉至今天下猶有爲邦昌惜者獨臣以爲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其退避不若不爲陛下果欲從此議以通舊主則邦昌之禍及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斷爾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强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以蠻狄之資困於會稽及行成於吳金玉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數然終以滅吳況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川之饒南有

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算倍煮海之利其以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報齊若不乘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地閒不容髮夫天亡不取必有後殃此可決者二也其三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開得民心也若僉而從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氏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威惠固無異心使彼和議成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國之師所乞者再四叢亦可慮也今幸許興師既無物以勞其來而又不爲之佐則誰肯與盡心哉使萬一無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爲計當因金師領十州之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淩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妄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而元子以儲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

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動鬪罪庸主躬親戎馬平一天下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六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爲齊高祖而元子爲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我齊得以永祚傳於無窮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之兩淮之廣膏腴千里實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之鎮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以大江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圖退保吳越略無意於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矣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其無能爲也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滁泗搖蕩江浙乘隙進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爲內地陛下可自安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難必圖賢相以輔庶幾救隕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以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

士譏呂頤浩橫議狂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之癖雖有政事常為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於圖大事恭儉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貴自用又無足道者是數子雖昔聞華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爲朋黨以相譏詆此入而彼出席不暇暖視政府如傳舍一旦有倉卒之變其君惵惵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嘆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實將彼所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於張俊尸祿素餐坐與卒伍爭利徒能靡費大倉粟是三子者曾無髦髮功僥冒主知起身行伍致位兩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臧弓之忌金球子女玩嗜滿前驕者淫佚以驁其志而又各以權勢相尚互誘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欲其率先不其艱哉此將驕而不和可嘆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

蓋不過降烏合之衆招飢悴之夫患生於驕縱罔所不至治之急
則有合從之謀縱則生日橫之氣閉有邊事則各以妻孥為念徬
徨自傷覬覦重賞而後行逡巡而畏縮饑鷹一飽颺之不至此兵
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而太子者
天下之大本也彼以闇弱之資孤立在上既無家室屏翰之固又
失儲位嗣續之先閹寺竊權勢傾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
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用兵
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閒日之粟兩浙之間賦斂橫出官吏生
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兵
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
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必從臣議
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 僞齊錄

結南夷擾宋川廣議

僞齊 盧載揚

今宋朝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劇賦荊湘

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圖已熲沛矣然而川廣交通貿貨雜遝有金銀茶馬之貢香糴繒錦之利貲其雄富未易隕越爲今之計莫若列其利害表於大金大具海船各遣一介之使陳卑詞之辭南通交阯結連溪洞諸酋長講習高之舊策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西障三山俾財賦不入於二浙淛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必魚爛而亡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參僞齊錄 以上原列卷五十八

金文最卷二十九

金文最卷三十目錄

論辨說原

金文最卷三十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論

總論　趙秉文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汙隆係乎義之大小而其世數之久近則係乎其仁所積之有厚薄紀綱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綱小紀一出於正其次大綱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爲治大綱不正小紀雖正不害其爲亂所謂大綱風俗也人才也兵食也質勝華則治之原也華勝質則亂之端也國家之興未有不先實而後趨於華華之極則爲奢爲僭爲奸爲僞則日趨於亂矣天下不能無正人亦不能無邪人在人君所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端也邪勝極則爲請託公行爲讒妒並興則日趨於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乏財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

之弊爲黷武爲聚斂則日趨於亂矣天寶之末宣政之季病者有方孤獨者有養教養有官宮祠有秩亦可謂小制立矣然不免於亂世凡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寖以隆昌或僨而復振或斷而復續皆積之效也唐虞三代漢唐雖以徧舉秦征伐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文景弑逆晉一傳而亡前人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者是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相與之終始猶以慈儉也是故施之於智力可及之地者人也施之於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數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苟異其於仁義申重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備之詳矣苟爲喋喋吾恐失之鑿也而漢以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

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之風然皆有失足以爲龜鑑矣或謂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苻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爲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仇也余尙忍言之哉卒論如左傳之於家云

西漢論　　趙秉文

漢高祖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氏盜執國柄動搖環視莫敢誰何譬猶強族大姓乘兼并之力夫亡子幼主婦鷙忍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於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制諸侯擊外夷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爲守成之主而帝輒行生之言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於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疏之亦非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儔也及至孝景用鼂錯之計七國遂反於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到得武帝罷斥百家表章六經修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駸駸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多以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尼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心明道之實亦自無末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果能用仲舒哉秦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於末年戶口減半幾及亡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泄高帝平城之恥洗呂后嫚書之辱矯文帝姑息之弊算計見效不亦丕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利利之大者也不計其功功之大者也以帝之雄才大略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祚四百年而已哉是故

帝王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衛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實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后之親耳以李廣利征貳師準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於自用者自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別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爲治有君人之術然考其所謂以嚴致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錚爲嚴刑峻罰破奸宄之臍此自帝之過舉亦非新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諄復於屯田之計僂僂乎帝王之略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揚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之也 滏水集

蜀漢正名論

趙秉文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於國風爲其王室卑弱下自同於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

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晉漢中王立爲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胄輔以諸葛公王者之佐乘中原無主遂即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矣然而猶有所憾云者方蜀中傳言縞素以令三軍曰曹操父子逼主篡位吾奉密詔討賊義不與共戴天是時關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王終身北面若云危難之際非漢主不濟舍我其誰哉上則爲三王之舉下不失爲漢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曹蜀攻吳戰於夷陵蜀師敗績者何吳蜀犄角之國人皆知蜀之攻吳爲非不知吳謀羽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煜之計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論也先主於關羽情義久要義當復仇不慮其敗然關諸葛瑾之言羽之親何如先帝俱應仇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己之爲難也晉漢王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

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進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僞何曹氏父子所以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卒以篡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鼎何嘗一事而出於誠使有孔明不爲用也至於託孤曰爾無負我庸愚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則先主借荊州逐劉璋果皆出於誠乎曰使先主一出於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惟不忍須臾以即尊位使人不能無恨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或學者疑焉此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淺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爲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君也我臣也以力則彼以天下我一方也而且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歿不得

見帝者之佐之行事故功業止此齪齪也善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實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鏗鏘之末區區叔孫通大樂令夔之事何待於亮哉　滏水集

魏晉正名論　趙秉文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爲鉤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覦又況鬼偷狐媚如操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舉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既盡國亦隨之其餘恇怯諂附之徒舉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惟陳長文爲第一然其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搤王父之吭而奪之食資父以爲孝凶逆不爲誰謂長文而忍爲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於本朝也遷固而下秉史筆者何其謬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惡之也陳壽既以陳羣之徒列於魏傳

之中晉史遂以賈充弑君之賊列於晉傳之首何以史爲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羣賈充之徒當附於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羣臣以帝禪於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庶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荀彧爲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羣雄競起撥亂之才非操而誰漢祿既盡俟天下悅然後歸己上則爲周文王下不失爲漢高光孰與攘九錫以篡終哉此彧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爲晉傳首至於王祥雖名孝友身爲三公無補國亡當附於王導傳首其餘機雲之徒當列於文藝傳嵇阮之徒當列於元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爲亂階當附於奸臣傳王淩毋丘儉諸葛誕等雖名忠於本朝然興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啟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淩毋丘儉以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歎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爲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歎春秋之法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弑二帝皆即位踰年而史

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謚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於景元皇帝爲司馬炎篡奪託名禪讓加之謚號炎之篡魏之仇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僞謚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弒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託禪讓爲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由此觀之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滏水集

唐論

趙秉文

唐興承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已而武氏已識其宮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殺人之禍也中睿懦庸開元致治同符貞觀天寶之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罷張九齡相牛李則狗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嘯

凶則狐冗城社矣向不任藩將討奚契丹磨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之血塗於邊草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變及其所變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而使生靈塗炭社稷阽危託於人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概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後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易此誰得誰失然猶覆轍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為禍始於妃后成於宦豎終於藩鎮向使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匹宦豎之禍不作祿山一牧羯奴耳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政行禍難頻興雖元和平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為黷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下一衰亦其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不能用德朝有一陸贄而不能用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曾鞏論過唐曰不法三

代子何論之卑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爲三代乎藩鎭之召亂不得已也況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爲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況奪富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時之制子以爲必如周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曾鞏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以仁義刑政治天下大略法唐虞三代參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之明哲之君子　滏水集

遷都論

趙秉文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爲不然使平王不遷則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矣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關羽之易也東晉之鎭蠻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

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於洛邑葢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且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天下於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恃諸侯强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因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萬一蜂蠆有毒窺吾間隙則關河之險爲不足恃況大河爲限則舉根本之地以爲棄之可乎故愚以謂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又利建侯海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爲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

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滏水集

汝南遺事總論　王鶚

義宗皇帝在位十有一年傷王室之浸微先朝之積弊吏政失於苛細也不破法以情往與定閒陳州防禦呂子羽因取會逃戶致秋稅有不足者豐衍庫官趙某以廳入庫物未足寄民家罪皆意侵的決追解而巳有司附會丞相高珙苛細生事以子羽不以單儲爲意郎係不以社稷爲念某官物不即人庫意望入己委曲生意皆處以死正大初赦交首一歎有司不得以私情破法自是無復冤獄矣子羽字唐鄉大輿人明昌二年詞賦進士將士利於征戰也不遑兵以忿自輿定初宋人歲貢不入宣宗連年出師征討國家精錢幾盡喪而利歸將士義宗即位一意約和十年無一兵犯南界者宋人亦未嘗見侵大朝兵入宋始侵矣朝臣有罪則薄示降罰未嘗妄戮一人丞相高琪駙馬阿海參政移刺都行院時全皆以將相大臣爲前朝所戮其餘不言可知正大至天與未嘗有此大臣有犯但省會休閒出守外郡而已母后無宮則略加補修未嘗輒營一殿直左門拔有日明俊殿者携試進士因之爲壽聖宮慈聖太后仁聖太后合居焉廊廡階庭一切仍舊但易其名曰徽音而又敦崇儒術前政內外官及省內吏參任吏員蕭察合住王阿里李演敦浩輩皆以傾險小人致位通顯遇正大改元潛革其弊雖立法如常而不令小人察進至於近侍亦必參用儒生如奐屯阿虎提點近侍局完顏素蘭爲近侍局

大使賈揚庭充奉御之猶阿虎字舜卿故參政忠孝之于大定二十八年策論進士素蘭字伯揚崇慶二年策論進士狀元揚庭字昇之平定人正大四年經義狀元**遴選武臣**南渡之後軍政殊不修隨處雖設行院帥府而握兵柄者往往不得其人兵亦冗雜動輒失利正大中選近上把軍官十餘員充都尉秩視正三品每一部尉將萬人人各試補廩給有加故嘗時號爲得人司各有名如珍寇破虜宣節折衛鷹揚安平之類其將如完顏猪兒契澤高英內族大婁室皆勇鷙有謀戰無不克天興初皆死於王事**罷獵地以裕民**舊制附京百里禁捕獵扈邏官軍所至騷擾正大五年牧令罷之**開經筵而論道**正大五年設益政院取觀贊有益於政之義以翰林學士楊雲翼直學士完顏素蘭蒲察世達裴滿阿虎帶待制史公奕呂造六人充院官日以二員直官或二日或三日或四日或五日進講尚書貞觀政要資治通鑑或以機事特賜訪問院官日以二員官直或定遺訓萬年龜鏡錄二書以進皆摘取英華切於時政者上階好之又以學士兼直經筵仁安殿楊雲翼字之美平定人明昌五年經義狀元詞賦亦工素蘭字伯陽崇慶二年策論狀元世達字正甫泰和三年策論召進士阿虎帶字仲甯與世達同年進士公奕字季宏大定二十八年詞賦進士造字子成承安二年詞賦狀元時雲翼足疾每進見必賜之坐**以六事課縣令田野闢而賦稅均**辟舉縣令法自先朝已行之然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或有不識人才因私妄舉者正大閒復立舉主法品秩雖應舉此仍委司農司監察體究本官堪充舉主然後聽舉縣令縣令以此得人仍以縣令殿最升降舉主故舉主亦盡心焉六事謂田野闢賦稅均軍民和戶口增盜賊息獄訟止**分三路設司農善良進而姦邪退**大司農司兼採訪公事在京設大司農一員正二品多以宰職兼領京東西南三路各設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一員正五

品丞一員正六品卿以下迭出本路巡按使察治臧否而升黜之每一經過姦吏屏息故所在官吏知所勸懲是致家餘蓄積戶益丁黃雖未洽於太平亦可謂小康小息者矣屬天地一統地入大朝遂至滅亡猶足稱頌曷嘗不親馭六轡撫巡三軍出器皿以旌戰功殺廄馬以充犒賞所以人百其勇視死如歸父母受刃於前子復操戈於後大臣如仲德義所感者幾千人近侍如絳山氣不奪者以萬卒死於社稷上下一同書之備編古今無愧某起縣冷族濫竊科名始以詞賦待罪於玉堂終於奏官承乏乎蘭省厚顏靦面誠爲我輩之羞鏤骨銘心懼泯吾君之善況承都元帥之命且惟大中書之言敢不追思前編直書實事某在蔡有目錄已謹以親所見聞撰成汝南遺事四卷計一百七事冗長不文故不足取庶幾他日爲史官採擇若夫正大天興本末之詳則天下自有公論非某陋儒所敢與知庸俟將來必有秉筆者焉汝南遺事

金吾案王鶚身仕兩朝晚節不終此篇又其入元後所作例不得錄惟稱述哀宗諸善政有頌揚而絕無怨謗尚有惓惓故主之思故變例錄之

以上原列卷五十九

司馬溫公不喜佛辨

李純甫

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誕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爲出於吾書異則以爲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慧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鑰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游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日者也十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

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術人信之矣不信維摩丈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嘗有夢否瞑於一牀栩栩少時也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皿何所不有俯仰酬酢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況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息之毋爲虛名所劫持也 佛祖通載

程伊川異端害教論辨　李純甫

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怪讀莊子知異端之皆可喜讀維摩

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怪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爲天下裂如耳目鼻口之不相通楂梨橘柚之不同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爲天下用恢詭譎怪道通爲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隨六師墮乃可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國王長者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船師醫卜與粥香者無非法門略見五十三種無厭足王之殘忍婆須蜜女之淫蕩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之怪異主夜之幽險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有異端事道無古今書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出於周如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之滙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

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眩於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其導世也切恐其昧於至微之辭則塞而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此其徒之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既東則不如此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假諸夢話戲此幻人五戒十善開人天道於鹿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如來之果登正覺於一刹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劫豎窮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塵中律儀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複十二陰補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元聖之所難言教之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薝蔔香灌注肝腸如甘露漿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道場諸君之聰慧辯才亦必有所從來特以他生之事而忘之耳況程氏之學出於佛書何用故謗傷哉又字字以誠教人而自出

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自欺則狂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胸中猶有此物眞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 佛祖通載

辨亡　劉祁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疆土雖削士馬尚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曰觀金之始取天下過於後魏後唐石晉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爲伐罪弔民收徽宗圖書車服褒崇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奸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韓企先劉彥宗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廢置政令如前朝典章法度皆出於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材將混一天下功雖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於守成又躬自儉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厚謹敕之士如石琚輩爲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修崇學校議者以爲有漢

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以變易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爲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然文學止於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以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蹈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啟大安貞祐之弱也衛主苛吝不知人君大體不足言也而强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宣宗立於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恆恐爲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況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句踐志報會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紛然無興復遠略大臣在位者亦無忘

身徇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類疏外漢人其機密謨謀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爲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倖寵無効死之心倖臣貴戚皆據要職於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爲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啟天興之亡也末帝奪長而立出於愛私雖資不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爲黠吏時全所教用術取人雖外示寬宏以取名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惡喜聽諛言又闇於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況不知大略臨大事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國之政雜用遼宋法令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後宣孝得立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憂南渡之後能內修政令以恢復爲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嘗記泰和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略以爲此政當

有爲日而當路以爲迂闊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爲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爲心以至宗廟邱墟家國廢絕此古人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草澤者也　歸潛志

說

性道教說　　趙秉文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氏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於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於子思者也其所異於曾子子思之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

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而出者必直間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承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眞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利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旣久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敎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敎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祕奧敎人於喜怒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愼恐懼於不見不聞爲入道之要此前賢之所未到其最優游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爲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敎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楊子文中子之徒游於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注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歐陽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深雜而不純何也曰歐蘇長於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以成書不以明告

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猶言素所言耳至於天道性命聖人之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葢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讀禮於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於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葢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爲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蔽至於以世教爲俗學而道學之蔽亦有以中爲正位仁爲種性流爲佛老而不自知其敝反有甚於傳注之學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典禮德刑非人爲之私也且子以爲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 滏水集

中說 并引

趙秉文

蘇黃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郎六祖所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六度萬行是也藍田呂氏曰寂然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天道耶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澄滓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謂中只如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雜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與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本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於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於氣形質未分之前老胞胎未具之際佛具於尋常日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佛耶此心

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歟果怒歟喜怒且不可得倚何過與不及之有邪亭亭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倚於一物當是時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於人倫事物之間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間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以中以形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爲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於鑠金而夏至一陰已生隆冬祁寒至於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庸非中乎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人道歟曰天人

爻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亦中歟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僞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之言之異耳但蘇黃門言不思善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槁木雜佛老而言也佛老之說皆非歟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世皆知之一致百慮未已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別焉有虛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中論有五百問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天道也即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易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爲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

赤子以言稟受則謂之性以言其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以言其究則一而已矣　滏水集

誠說　趙秉文

夫道何爲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滅之道絕世離倫非切於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也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誠自不欺人固當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力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身自刑家家自刑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駭於高無眩於奇無精粗大小之殊一於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也蟄者奮萌者達譬猶啐啄相

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使伏羲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運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王純一不已則有閒斷矣天其有閒斷乎無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鳶飛戾天德至乎地則魚躍于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迹在至於不動不變不行而成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為大也 滏水集

和說 趙秉文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

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鳶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於天非哀也被袗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和者因喜怒哀樂中節而名之也譬如陽并於陰則喜陰毗於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通四時和氣冲融於上下之閒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至若此者皆和之至也　滏水集

射說　元好問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婿馳射婿佳少年也跨鞾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閒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

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爲一的雖毫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轂轂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廄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歎也作射說 遺山集

酒裏五言說 元好問

法古曰以遠百僞無一眞獨維醉鄉地中有羲黃醇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予三十六七時詩也王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傳生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寫

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僞無一眞中有鵝黃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都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爲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予前身歟抑嘗見予詩竊以爲已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予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既以予詩爲渠所作故予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壚橫臥一蹴虛空破頻笑張顚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 遺山集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元好問

古今俗忌以五月爲惡月端午爲惡日赴官者頓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爲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乞字於予予以爲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

鎮惡之辭其事見於史漢魏晉之書爲甚詳采輯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閒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又僨不能舉宜爲造物者之所乘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戶令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瑑而文之將爲高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媼火爐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遺山集

以上原刻卷六十

金文最卷三十